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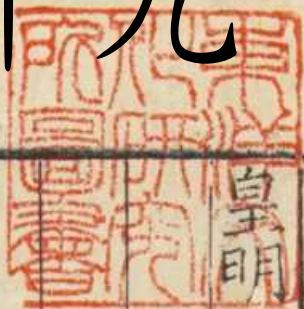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四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壻尚寶丞宋懷以此
豪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
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
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
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
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
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
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
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
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
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

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秦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秦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秦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克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象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太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竝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

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蕭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畢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其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之徽列聖道統

之傳雖一書割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大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况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欵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時其用意之筆豈可槩觀例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

俟識者云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及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

既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愷微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嘗奉 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宋正寺主簿王回備斂交游錢為治裝且慰

安其因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即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晝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上世忠穆公願浩都督潮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升乃謁以緗素表以蜀錦韜以丹檣名公薦

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令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况先世所得真跡寶之當何如邪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古書名畫輒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激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曰曰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滿將入覲或以留犢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為之北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右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奚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志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侯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鬟三人待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為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弈弈然顧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為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為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迨其貴也恥坐車張幙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痼何

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爲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焉耳夫弋獵之好有耽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于蚤志道學亦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絕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兎者况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于之學以克已者也然其鍾離樹蹟隱然爲國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爲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爲則已爲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爲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

言遂于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卽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卽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旣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叙

右唐蕭翼詣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歷世流傳以爲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

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為玩物者之勸

讀活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為君為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柰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天雅

劉定之

太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大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

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丞民第一章至第八章
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
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
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
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
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
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永其人以甫為穆
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
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
此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據

讀汲冢書

周洪讓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踈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
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
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
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
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
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小白之
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
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死黃之迎而
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
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

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
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
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
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
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
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
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
事則不可也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所
圖
書